

灌

園

集

七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膳錄監生臣南光臧

膳錄監生臣溫廷鑑

欽定四庫全書

灌園集卷十五

宋 呂南公 撰

書

上曾龍圖書

知府學士閣下某南城之東野寒人少時自慮其智力
蹇薄不足以參農商工技下風故妄意於文學蓋十五
而讀書二十而思義以為文者言詞之大美以天地之
化四時之運人物之成世古今之無窮其間變故顯幽

治亂盛衰賢愚勸戒一切藉文而後經遠其所關係如此雖古之人處之以力行之餘事然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也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所見既爾故自唐虞至於近代經子史集說解志載聞無不求得無不讀若是者數年於是探索短長補綴同異隱以心靈之所明嘗奮筆而書之所獲多矣猶未敢遽以為至也益取古之作者所成反復熟爛之期於合似而止盖年三十餘矣其所造詣粗

若有就而遭值時變當路者以能文為賤工方且推崇
馬融王肅許慎之事業以風塲屋而剽章掠句補折臨
摹之藝藹然大行以韓柳之顯傳宜已不可掩然而後
生脫畧往往輕之況於未顯傳者其何以露鋒而出彩
君子之道有得於中則外之貴賤無以損益於我也則
某於今豈有所歉而若有焉何也竊以自古文學之興
其人之所出隆污不一然其必有合比也有大過人者
立乎世則相望而宗師之孔孟之門是已世無大過人

者猶有以致交遊之樂建安七子梁府十友與夫蘭臺之聚烏衣之游是已近觀李唐文最盛於元和而退之所與一時文士畢在相讎之地若張籍歐陽行周東南之羈人賈島劉义朔北之異類而皆收拾引掖使至有聞而况勢迹之親者士患無所有而已不患無所依歸惟此時為然國朝文先有柳仲塗倡率吹噓預其曹者各有聲實慶歷以後有歐陽永叔而閣下為之流亞海內諸生出入門牆倚賴輝澤者凡不知其幾人矣夫生

而知學與學而有文皆離倫之效以某之不敏亦何敢
以此自張然方之今昔得所合比之徒以不辱其後塵
今乃孤行獨息若無所容則其所以有歎歟仲塗歐陽
聞而知之者也惟閣下之命世可以見而知之而攀援
仰望又幸有今日之密邇此其所以願於納謁也夫中
國之有江西而江西之有洪府其位任亦重矣人莫不
知趨重位希貴勢而某十年之間七八過洪未嘗納謁
於府門非不能也則今日之願拜光儀不為省閣之官

牧伯之權而來也伏惟賜亮謹獻雜文一卷幸垂覽焉

答李講師書

前辱見過又示以周易餘義五十篇翻讀竟帙欣喜不能自停老丈之得志於經功效固自不淺以某之不肖智識謬陋何足以快晴曉於此耶多幸多幸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始先於求言言之不敢先求則所以學者特岌岌乎師心而已矣蓋嘗以為使天下而世有聖人則易雖不作迺無不可使天下而世多賢人則易之傳

解復誰倚賴何者道可以心行故也今惟世數不幸每
希乏於聖賢而學諸生又動拘率而按道於文字之間
宜其易惑而難通也奈何世而無經學而無傳斯不可
已且夫道非出於聖人也蓋其用亦明於聖人耳是故
資道以作經資道以作經於聖人乎何有而紛紛之徒
迺欲拜經以為道毋此其所以駭貽於經之所言歟孔
孟以前學者不務傳經以見道鮮至於疑惑由漢以後
傳經之士相望而道益不明豈其經不可以傳耶有心

不師而無言不疑故亦自困於狂而已矣何由見道夫道之所以為易也以無為本而經之所以為易則文有以助於無道一而言之二焉豈得已哉修乎教而已矣然而未始不一也起意於先而立言於有是非一耶得意於言而忘意於道是非一耶人能知夫一之二而二之一則是不足以明之又況於駭貽乎其言哉唯夫知此者寡是故苟有以知之則宜蒙敬慕昔者某嘗讀漢以來衆家傳易之書矣方讀之時或笑其狂或怒其恣

或悲其暗及其久矣則遂以為不足煩吾笑怒與悲焉
因輒忘之乃中心所以敬慕而有加無損者王韓氏而
止耳為其能知一之二而二之一故也他人未及知此
則雖千百其徒何能為易之軒輊乎聽其自暗自狂自
恣可也故天下業不可以無經則衆家之書作與不作
存與不存皆不足論若王韓氏則不可容易視之讀王
韓氏書而尚不悟易則終不足以學易矣易且不足與
學其又可與行道歟觀餘義之所申知老丈之所以設

心展才當亦為此方之衆家有不愧處至於未免排斥
王韓則為難允老文豈欲求異於經家耶將以行道而
廢經則異不必求也又世所傳子夏學者亦嘗讀之蓋
借名甚高而持論特卑者疑其漢儒詐託果誠出於卜
氏則不已辱孔門哉彼穎達則唇舌家之役徒耳何足
叅涉然餘義所非往往并及若輩如今譬擬於王韓似
亦不倫也成人與成人談於堂上而先生或未是之即
駭孺子戲於堂下而謬言焉又何足怪願老文嘗試察

之

與饒元禮論史書

借示十國志已略讀終篇此苟作之書也得在元禮藏
中何其優幸試為左右說其不足收之略蓋史之作以
才過人為主其法必合於春秋然後當司馬遷為史不
甚合春秋然而號稱最良者其才高也班固之才不及
遷而措置謹密則過之故亦配遷流傳范曄以下卑乎
陋矣陳壽以史為志論者或謂之善以余觀之猶為未

盡何者三國皆漢盜而曹操先篡無以服人心是以袁
劉諸人睚眦競起其事與戰國無異不當以秦為宣傳
周也况曹氏威強比秦不侔遠甚然則壽以史為志者
猶言三國不足以優劣姑並記其事云爾雖然壽何知
春秋之法哉春秋雖據魯為內而尊王之外未嘗謂諸
國為盜賊亦書某師某人而已壽以魏為紀吳蜀則不
為紀而其次第則以建號之先後列之雖不類據魯為
內之體然猶無害至敘魏事則往往名權備又書吳賊

蜀寇此無謂也若以曹氏為宜傳漢則是王莽亦無罪
乎春秋之意壽固不足以知之且其才又弱則其為書
不盡善也固宜李延壽為北史各自標建無姓名賊寇
之誤其叙事才致亦優於壽此粗可也魏徵劉昫之徒
皆壽之罪人日者唐書遭會歐陽諸公商畧法度其措
置文采遂與班馬爭路可見吾宋文學之盛高映累古
矣前年初讀薛居正五代史病其有劉昫之謬思見歐
陽公所修書而無由得不知永叔如何處五代之亂也

大概十國之事皆如孫權劉備而五代則曹操司馬懿耳但漢末天下為三故吳蜀之勢視魏為弱魏力固勝吳蜀也唐末以天下為十則五代之力弱於魏而十國之弱又可知故力足則與汴洛相持淮南兩川是也力不足則偽辭聘貢廣南閩越是也力最不足則苟占地利借臣幸活荆潭是也吾以為使孔子記此書不過以五代為魯耳必不謂十國為盜也蓋曹操之謀篡也非不欲速也以其天下未易服故隱忍而俟之若當時無